

书评·简讯

吴历皈依天学时间问题再探及其它

——读刘耘华教授《依天立义》中的吴历研究

蒋向艳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 上海 200063)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2-0208-4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2.018

吴历(字渔山, 1632-1718)研究在明清天主教和中国绘画史研究领域都并非新鲜的话题。自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学者开始整理吴历生平资料并辑录和笺注其诗画作品以来,关于吴历的研究成果持续不断地涌现。无论是陈垣(援庵)于1937年撰写的《吴渔山先生年谱》、方豪写于1969年的《吴渔山神父领洗年代、晋铎地点及拉丁文造诣考》还是当代的吴历研究专家章文钦,在其吴历研究著述中都曾留意过吴历何时皈依天学(即天主教)这个问题。陈垣在其《吴渔山先生年谱》中写道,虞山何世贞著《崇正必辨》(1672)前后集,其后集上卷题吴历渔山,由此得知吴历当时已与天主教友“往还”[1:13]。“往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用词,也就是说,凭此并不能将吴历的宗教身份确定为一名天主教徒。方豪指出,吴历乃“自幼领洗”,其根据是法文《宁波简讯》(*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1933年1、2合期19至20页以法文节译罗文藻主教于1688年10月3日(即吴历晋铎后2个月零2天)上传信部书[2:133]。①但他同时指出,吴历40岁前曾与僧人往还,“天主教事迹则不彰”[3:367]。他与天主教教友往还,或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是年在何世贞所著《崇正必辨》后集上卷上有吴历渔山的签名。这个意见跟陈垣一致。章文钦沿用了方豪的研究,认同吴历自幼领洗的事实[4:105]。从吴历信教的历程来看,其受洗和真正在信仰上皈依其实是两回事:吴历虽自幼领洗,但青少年时期他的天主教信仰并不明显,他与天主教和天主教徒接触和交往还是在中年之后。也就是说,吴历天主教信仰的真正确立并非与其受洗同时,而是较晚的中年时期。这个问题是笔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近读刘耘华教授的新著《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5]历研究,刘教授的精辟论述使本人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想法。

该书第三章“行旅中的精神求索者:吴渔山之信仰嬗变探析”是吴历研究专章,专

① 本文资料幸得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帮助提供,笔者在此谨向钟教授诚挚致谢。

门探讨吴历信仰嬗替及其精神世界内容之构成。本章在陈垣、顾卫民等学者关于渔山精神世界之变迁研究的基础上,以“行旅”这一关键词为中心,将吴历的信仰历程按其人生和精神“行旅”的先后顺序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其少年至康熙十四年(约1645-1675),吴历在此阶段的基本支撑是“遗民价值观”;第二阶段为康熙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675-1683),在此阶段吴历完成了“由遗民‘旧人’向天学‘新人’的蜕变”;第三阶段是自康熙二十二年至五十七年(1683-1718),吴历以耶稣会司铎为业,在嘉定、上海等地的教堂尽其职责[5:100]。从这三阶段可以看出,吴历的天主教信仰之确立当发生在第二阶段,即1675-1683年之间。文中以吴历作于1676年的《湖天春色图》这幅“弥漫着晴朗明媚的气息”[5:111]的画作作为吴历精神世界之转变的象征,^①尤其精辟地指出画中在水中愉快地嬉戏洗浴的禽鸟“洗浴之鸟”正是吴历接受精神洗礼、精神上重获生命的象征[5:113]。其时吴历的天主教徒身份可以说已经十分明确,因为那一年他就是作为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的传道员(catechist)到太仓去访问教友转函的[6:193-194,332-333]。

对于吴历信仰转变的内外原因,该章也有精到的分析,尤其是外部原因的“反面推动”力量:佛教禅友特别是默容的去世(1671),对于吴历的信仰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样也是借助于吴历的一幅画作来说明这一点:此即渔山在默容去世3年后所作的《兴福庵感旧图》(1674),画中丛生的杂树、空无一人的禅房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凄凉,而那“独守林”的“饥鸟”似乎正是失去挚友的渔山独自彷徨徘徊在人世的象征。吴历在图中题款中提及,当默容辞世时,吴历正和友人许之渐(青屿)在由北京南归的途中,因此失去了和默容最后告别的机会,“自惭浪迹,有负同心”[7:355],对默容深感愧疚。个人非常赞同刘耘华教授的这个观点和此处的论述,因为吴历并非佛教徒,他之所以能跟默容和尚结成莫逆友情、并以“同心”相称,主要是出于两人共同的出世人生观、虔诚的宗教情感以及对诗画艺术的热爱。这种共同的人生旨趣与爱好超越了两人宗教信仰的差异,成为联结两者友谊的坚固纽带。而当默容离开人世,吴历尽管仍然继续拜访兴福禅寺,拜访默容之徒弟圣予、徒孙证研,然而终究斯人已逝,与之紧密联结的纽带已不复存在,这份情谊失去了倚靠,终究化为落花流水。在创作《兴福庵感旧图》之后的次年,吴历便逐渐与兴福禅寺及圣予断绝了往来。

然而吴历天主教信仰之确立时间仍然成为一个待考的问题。既然1672年吴历已经在《崇正必辨》这样一本由中国天主教徒所写的护教书籍上签名,他自然已经脱不开与天主教的关系。事实上吴历与天主教徒发生交集并非始于1672年:在1670年他就因与许之渐的关系被“卷入”一场教案中去了。1664年,反天主教者杨光先告发汤若望,矛头直指中国天主教徒李祖白所撰的《天学传概》(1663)。当时许之渐被误认为《天学传概》写序而遭到指控。那时他曾与在北京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

^① 关于这幅画对于吴历信仰世界转变的象征含义,之前有多位学者对此有着基本一致的研究意见,如Lin Xiaoping, Wu Li's religious belief and "A lake in spring", New York: Archives of Asian art 40, 1987, pp. 24-35。另见蒋向艳《吴历〈湖天春色图〉研究》,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14集,2012年,第280-287页。

1677)和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相往还,因此才会受到这个指控[8]。许之渐因此被革职返回江苏老家,因此有机缘与故友吴历亲密交游数年,“日与其友吴渔山用文酒相娱,放浪公卿耆旧间”[9: 692]。1669年杨光先去世,康熙教案得以纠正,许之渐洗清冤情,返京寻找复职的机会。由于这个机缘,吴历得以陪伴许之渐到北京游历。他们于1670年到达北京,并一直待到1671年秋天。在北京,吴历主要以画家的身份出现:当时活跃在北京的一些士人,如王士禛(1634-1711)、施闰章(1619-1683)、程可则(1624-1674)和宋琬(1614-1673)等人,都曾为吴历的画作写过诗篇,如王士禛的《题吴历画二首》、施闰章的《题吴渔山画》、程可则的《吴渔山为余作营丘早雪图歌以赠之》、宋琬的《题吴渔山仿吴仲圭画》等。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吴历当时已经开始跟传教士有往来,但吴伟业、王士禛和程可则等人均有与当时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接触的经历。吴伟业曾经拜访过汤若望、王士禛同情汤若望,鄙视杨光先,程可则曾经参观过天主教堂并在诗中描绘了教堂[10: 69-70]。可见在北京居留期间,吴历结交的是一个同情欧洲传教士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群体。许之渐本人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1670-1671年在北京的游历经历使吴历有机会接近传教士,那么1672年当他在常熟同乡何世贞的《崇正必辨》上签名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教友了;或者说,是一名“初学者”(Catachumen)。^①从吴历的人生轨迹来看,他早晚会走向天主教,默容于1671年秋冬之际的去世是使他确立天主教信仰的催化剂。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说吴历归信天主教的确切时间并不明确,^②但上述分析可以证明,1671-1672确实是吴历确立天主教信仰的关键时刻。

刘耘华教授新著第六章以“娄东四子”之二陆世仪和陈瑚为中心,对清初太仓文人的“敬天”和“成人”道德践履做了细致入微的查考,亦是吴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吴历青年时代的儒学老师,陈瑚是青年吴历学理路上的开路导师,他对天学精神的领悟和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历思想的形成。对这部分内容的探讨为此前的吴历研究(包括章文钦先生的专著《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所罕见,极大地补益了吴历研究,使对吴历思想的研究更加丰富、全面和完整。

此外,刘教授新著的吴历研究部分还有一大亮点,这就是第三章章末所附的18篇涉及吴历画作的清人题诗,为章文钦笺注之《吴渔山集》所未收,可谓章氏著述之补遗。这18篇题诗包括沈德潜《题吴渔山画》、钱大昕《题徐友竹仿吴渔山湖山秋晓卷》、王昶《题吴渔山(历)画册》、姚燮《吴渔山横山晴霭图》、翁方纲《纡园仿吴墨井湖山秋晓二首》、《吴渔山山水卷》等。这些诗不仅有助于推进吴历绘画研究,也有助于推进吴历研究乃至明清天主教的整体研究。如王昶诗谓“历也磊落嶽崎人”,并抒写其曲折的人生遭际,因“广舆图苦迫狭”而“往蹈西海穷涯津”,不畏路途险阻远赴“绝域”(澳门)加入耶稣会学习神学的传奇经历,这些描写不仅丰富了吴历的性格、形象,也从一

^① 笔者曾向美国学者齐嫩翰(Jonathan Chaves)教授请教过这个问题,齐教授认为1672年的吴历可能是一名准备接受洗礼的“初学者”(Catachumen),见其2014年8月1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② 齐嫩翰教授在其吴历研究专著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达“his conversion at an uncertain date to Catholicism”。见Jonathan Chaves, *Singing of the Source: Nature and God i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 School of Hawaiian, Asian & Pacific Studies, 1993, p. 3.

个侧面反映了时人对耶稣会、基督教神学和想象中西方“异域”的模糊认识。

总之,刘耘华教授的近著《依天立义》以“行旅”这一关键词为核心,以精炼而浓缩的文字精到论述了吴历信仰嬗变之旅,并分析了其年少时的儒学师陈瑚的“敬天”思想和道德践履,从主体内部和外围相关人员的双重角度展现了吴历研究的最新成果,极大地补遗了之前学者的吴历研究,为吴历研究乃至明清天主教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鼓舞和激励后学者继续推进本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援庵. 明末吴渔山先生历年谱[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 [2] 方豪. 吴渔山神父领洗年代、晋铎地点及拉丁文造诣考[C]//周康燮,主编. 吴渔山(历)研究论集. 香港:崇文书店,1971.
-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4] 章文钦. 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 刘耘华. 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6] [比利时]高华士.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M]. 高殿红,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 [7] 章文钦. 吴渔山集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8] 张中鹏. 许之渐与“康熙历狱”——兼论许之渐的西学人脉关系[D]. 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7.
- [9] 施闰章. 学余堂文集·六·许侍御诗序[M]//章文钦. 吴渔山集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

评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

杨 振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2-0211-5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2.019

现代性的基础,是个体独立于潮流之外进行思考的勇气和习惯。潮流是社会体制的建构者所希望引领的人类发展的方向。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社会体制的建构者们制造出一套话语,期望或强制他们所引领的人们相信。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体制是多重甚至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目的,都会构成一种或大或小的体制。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尽管这是一种鼓励人们重思体制的体制。重重体制的束缚,让我们的独立思考变得难上加难。即使我们对于构成每一种体制的话语所包含的特殊修辞力量变得格外敏感,学会拆解各种意识形态所编织的神话,到头来却无奈地发现,语言本身就是源自于表达目的而形成的一种体制。借助语言进行思考的我们,果真能够独立思考,